

绘梦古风系列

002

花顏錯

HUA YAN CUO
柳扶疏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花顏錯

柳扶疏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颜错/柳扶疏著.—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13.3

ISBN 978-7-5498-1568-5

I. ①花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青春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0779号

花颜错 Hua Yan Cuo

著 者	柳扶疏
出 版 人	孙洪军
顾 问	杜 务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主 编	张 弘
责任编辑	施 岚 胡晓路
图书统筹	凉小葵
特约编辑	杨 宁
绘 图	彭婧琦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王彩虹
开 本	920mm×635mm 1/16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3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cbs.cn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1568-5 定价: 23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部联系,联系电话:010-51908584



「目录」
CONTENTS

251	250	243	231	217	191	163	147	125	111	095	059	043	033	005	001
跋	长离赋	尾声	十二	十一	十	九	八	七	六	五	四	三	二	一	楔子
			须臾花	万泠渊	忆前尘	萱蓉绽	浮生叹	美人桥	梦中歌	夜雪落	寻梅园	胭脂楼	桐溪城	芒罗村	

楔子

芫萝村的夏夜，总是这般美丽。

月明星稀，晚风微凉，村子周围有一条河，名字叫芫萝河，河水清冽无比。河畔生着成片的蒿草，星星点点的萤火虫飞舞其中。

每到傍晚，河畔的蒿草丛里，却时常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蒿草茂密葳蕤，将她淹没其中。那是一个女孩，看年纪不过十来岁的模样。

“阿缩，你在抓蛴螬？”草丛中不知何时出现了另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，看着她，问道。男孩名唤阿亮，是乡村里常见的名字。

“我在抓暗灵。”阿缩回答的时候，仍低头寻找着。

“又是暗灵啊，阿缩，你天天抓暗灵玩，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暗灵昼伏夜出，在蒿草中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它们只有手掌一般大小，浑身是黑色的，像纸片一样瘦。”阿缩抬起头，认真地解释着。

“听，是暗灵在唱歌。”

细细小小的声音从不远处飘来，落在耳朵里，如同碎了一地的月光。循着声音的来向，阿缩的视线落在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，树很高，有一个黑色的小小的影子正背对着两个孩子，它坐在高处枝干上的一片树叶下面，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。

“阿亮听到了吗？先前很多次，它都在唱歌。”她轻声说道。

阿亮挠挠头：“好像听到了，又好像没听到……”

话音还没落，女孩已经挽起袖子往树上爬去。树很粗，她手脚并用一点点向上挪着。阿亮吃了一惊，急忙跑到树下，想提醒她小心一点儿。

“阿——”一个“缩”字还没出口，他就意识到不应该这样，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然而已经晚了，静谧的夜晚里，这一声显得尤为清晰。

树上的歌声骤然停了，阿缩原本差一点儿就能抓住那只暗灵，这时再看，它早已溜得不见影子，树叶轻轻晃着，下面空荡荡的。

“阿——亮——”她的眉毛皱成了一团，咬牙切齿。

糟了，阿亮正暗自想着，忽然听到了女孩的惊呼。阿缩因为生气而分了

心，手脚不稳，竟从树上掉了下来！

千钧一发之际，阿亮来不及多想，本能地伸手接住了同伴。阿绾的身体先是落在他的手臂上，再落到蒿草丛中，还好只是有些疼痛，并没有受伤。

“呼，刚刚好险，阿亮，还好有你呢。”阿绾舒了口气，心有余悸地揉着疼痛的膝盖站起身来，但阿亮却没有回答。

她转过身去，看到阿亮倒在草丛中，脸色苍白。视线落到他的手臂上，她骤然惊呼！因刚才那强大的冲击力，他的手臂已经断了，软软地耷拉在身侧，血将他身下被压倒的蒿草都染成了深红色。

“阿亮！你醒醒，别吓我！”她使劲地摇晃着同伴的身体，然而他始终一言不发。她吟起可以疗伤的云水咒，烟云缭绕着他的身子，却毫无效果。

“来人啊！快来人救救阿亮啊！”

没有人听得见她的呼喊，在这远离村子的河畔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四周静谧极了，只有月华流淌在草叶上的声音。阿绾颓然跌坐在同伴的旁边，泪水滑过脸庞。她抓着他的手，她能感觉到生命正从他的身体里渐渐流失，渗入沉沉的土地中去。

“阿绾……”他的声音很虚弱，却实实在在说出了话。

她亦惊亦喜，擦擦眼泪，正想说什么，却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。

阿亮的身子忽然变得朦胧，仿佛浮在月光中。不知道是不是幻觉，就在她眨眼的刹那间，阿亮的手臂竟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没有一丝受伤的痕迹。

“咦，我怎么躺在这里？”阿亮揉了揉眼睛，从地上爬起来。

他刚刚躺过的地方，草叶上的血迹都退去了颜色，变得透明，宛如露珠一般。阿绾愣了片刻，用手指蘸了一滴露水尝了尝，冰凉的，没有味道。

难道刚才真的是她看错了？她正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忽然看到阿亮身后出现了一个荆钗布裙的妇人，拧着他的耳朵就将他往回拖。

阿亮疼得龇牙咧嘴不停挣扎：“娘，疼……”

“疼死你个没记性的，又偷偷跑出来玩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跟那个阿绾玩，你偏偏不听，万一哪天……”

阿亮的娘虽然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她的话语却依然传到了女孩的耳里。这

样的话她并不是第一次听到，早已麻木了。

“娘，阿绾不是的，她……”

他们渐行渐远，后面的话阿绾再也没有听到。

“阿绾。”熟悉的声音从草丛那端传来，阿绾抬头，看到一袭白衣的男子立在不远处，身后是一轮皓月，映得他的身子都发出微微的光华。

“叔叔。”

“哎，阿绾啊……”叔叔叹了口气，将小小的女孩抱起来，“明天我们就搬家，好不好？”

阿绾的心里微微一震，点了点头。她没有看到，有一只小小的暗灵从树上悄悄地溜了下来，跟在他们身后，在月光下随着两个人的步伐往回走。

当天深夜，阿绾偷偷从家里溜了出来，从后院的矮墙上翻进了阿亮的家中。窗边，她看到阿亮睡梦正酣。昏暗的烛光下，他的娘亲坐在桌边，看着一支洞箫，凝眸不语。

平日里，阿亮的娘亲总是一副凶恶的样子，说话高声大嗓门，连村中的男人都惧她三分，然而这时的她却截然不同。烛光悠悠，映着她的容颜，有一种别样的美丽。许久，她将洞箫收回囊篋深处，走到窗前。小女孩一惊，急忙躲到一旁的黑暗处，所幸没有被发现。

她双手合十，闭上了双眼。

“夫君，请保佑续风平安长大……”

若不是在这乡野之地，任何人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或许都会以为那属于一个绝世的美人。门外，小女孩站在黑暗中，心里回响着这句话，愣了许久。

过了不久，屋里灯灭了，等到屋里响起均匀而轻微的鼾声的时候，阿绾悄然来到了另一个房间。房间不大，里侧的墙壁上却满满地摆放着一大柜的书。听说阿亮的爹曾是个秀才，饱读诗书却乡试屡次落第，最后郁郁而终。

阿亮很喜爱读书，尤其是诗词。还记得那个夜晚的河畔，萤火虫飞舞着，仿佛坠落凡间的星辰。两个孩子并肩坐在河畔的石头上，阿亮折弄着一张白纸，周围安静极了，只有微弱的水流声和蚩蚩的鸣叫声。

“阿亮，”她忽然问他，“你看这萤火虫像不像鬼火？”

“鬼火可不会飞。”

“也没有萤火虫听话。”正说着，一扬手，那些草丛的萤火虫就聚拢了起来，形成一个光球，悬浮在空中，光华四散。阿亮惊得目瞪口呆。

女孩眉目间有着小小的得意：“这是术法，叔叔教我的，厉不厉害？”

“术法……”阿亮思索着，“啊，我明白了！是不是学会了术法就能像大侠一样飞来飞去了？我要学！阿绾你教我好不好？”

女孩轻轻摇头：“不行的，叔叔说过不能教给别人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他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。

阿绾伸出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光球的边缘，萤火虫顿时纷纷飞开了。这时，阿亮的声音响起，轻轻地落在这一地月光上。

“白露下玉除，风清月如练。坐看池上萤，飞入昭阳殿。”

阿绾抓住一只暗灵，朝他晃晃：“应该是‘坐看草中灵，落入阿绾手’。”说完，她就笑了，放了那只暗灵。阿亮也跟着笑了。

夜色中，没有人看到那个黑色的小东西从一株蒿草的底端爬上去，爬到顶端，然后坐在草叶边缘，像一个真正的小孩子那样仰着头，仿佛静静倾听着来自天籁的声音。就像先前的很多个夜晚，他们听它唱歌一样。

阿绾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薄如纸片的暗灵。说也奇怪，那天她回到家以后，竟看到一只暗灵站在窗口。她一眼就认出这是那只许多个夜晚都在唱歌的暗灵。她走近它，出乎意料的是它却没有躲避。

很奇怪，这只暗灵……似乎认识她呢。

这天夜里，阿亮的家中，阿绾咬破手指，将一滴血滴在了它的身上。暗灵也不挣扎，只是眨着眼睛静静地看着她。

“叫你魅儿，怎么样？”她轻声问它。

它当然不会说话，于是她就当它同意了，将它夹在了诗书中的一页里。她将诗集放回原处，最后看了一眼，然后悄悄地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许多年后，一件事情轰动了整个江湖，成为说书人口中流传不朽的传奇。小女孩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她正在一步步向那个传奇走去……

关于凤鸾池，有这样一个传说。

相传，凤鸾池是许久之前一个痴情男子为心爱的女子而建，以心上人的名字命名，并在池中植满了荷花。每到天气晴好的日子，他们就会相约在此，弹琴赏花、赌书泼茶，是当时人人羡慕的一对鸳鸯爱侣。

但天意弄人，这对相爱甚笃的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，女子被逼嫁与他人，在新婚前夜投池自尽，而男子得知噩耗后也随她而去，葬身于这座他亲手建的荷塘中。从那以后，凤鸾池每年夏季开满荷花，无不并蒂，前来赏荷的人络绎不绝，好不热闹。

然而此时正值冬日的黄昏时分，冷清无比，只有一个素衣的女子立在池畔，视线落在水中，微微叹息。

就在这时，湖中忽然响起了空灵的歌声。

有梦滢滢，水何泠泠。烟波千里，幻然渺碧。

有梦然然，水何澹澹。思兮万年，梅绽夜寒。

有梦默默，水何若若。星孤月悬，在彼之泮。

有梦杳杳，水何渺渺。杏花微雨，浮烟流玉。

梦既醒矣，望兮念兮。不见旧人，梅落无痕。

梦既碎矣，怨兮叹兮。一瞬天涯，一生故里。

伴随着歌声，水面上荡起圈圈涟漪，无数片荷叶从水底冒了出来，仿佛女子的罗裙，铺满了整个水面，随后很快地开出了花朵。就在这时，在离女子不远处的几片荷叶之间的缝隙中出现了一抹玲珑。

那是一个鲛人。

那是自从当年离开芑萝村时起，阿绾第一次重遇鲛人。鲛人是万物的精灵，她们从不像人间女子那般绾发，而是任由水蓝色的长发披散下来，在风中舞动。

鲛人唱着歌，在水中舞动着，一切都显得如此温柔。阿绾伫立于河边，恍惚间只觉得身子渐渐轻盈起来，只想抛下所有的一切，永恒地沉溺在这氤氲着荷香的夜风中。

她一步步地向河里走去。

“慢着！”

陡然间，一声厉喝划破夜空，如惊雷炸响。阿绾吃了一惊，顿住脚步，惊觉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河边，河水已浸湿了鞋袜。

与此同时，一道银色光芒如流星般从身旁急速划过，直冲水中的鲛人而去！只是须臾间，河中的鲛人身子一沉就潜入了水里。几乎是同时，那道银芒没入水中，溅起不小的水花。

变生肘腋，片刻之前仍是极美的满池花叶急速凋零，微风过处，那枯黄也如残云般渐渐淡去，再无踪迹。

一个白色的身影从阿绾身后掠到了河边，足尖在水面轻点，衣袂飘然，随着他的动作在风中招展开来，像极了一朵绽放在夜里的白莲花。

“哼，溜得还真快。”那是一个白衣的男子，他落到地面上，将手里持有的长剑收入鞘中，“刚才听到歌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脑海中一片空茫，想循之而去？”

阿绾心头一颤，却没有答话。

“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有了。”他似颇为得意能猜中她心中所想，“近日来，我听说凤鸾池中有妖媚施幻术迷惑人心，又以歌声吸引路过的人进入水中，就想过来一探，没料到刚来就看到你欲往河中去。如果晚了一步，或许就糟了……”

“可是我小时候就和那些鲛人在一起，她们心地善良，不会害人的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：“原先不会，未必现在也不会。连人都会变，更何况是鲛人？”

她缄口不语。

“别怕，都已经过去了，还好我及时赶到。”男子挑挑眉，话题一转，“还不快谢过恩公？”

“多谢。”

“真敷衍……”他小声嘀咕着，又蹙起了眉，“不过那鲛人虽然已经遁走，但想必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所以还是不可掉以轻心。”说话间，身旁的女子已走出很远。

“哎哎哎，你去哪儿？”他喊她，“莫不是想把恩——”

这个“恩”字刚说出口，有锐器划破空气的声音呼啸而来，带着凛冽寒意。面前的男子忽然长剑出鞘，只听得一声金铁交鸣的声音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钉入了阿绾身旁不远处的枯树里。

她走近一看，竟是一支雕工极其精湛的金簪，簪尾雕刻着一朵栩栩如生的桃花，花朵中央是一颗血色宝石，泛着幽光。

“我道是谁呢，原来是漾花使大驾至此。”男子朗声一笑，对着虚空中的某处说道。

陡然间，空气中忽然充满了奇异的芬芳，越来越浓，有种令人心魂俱醉欲沉溺其中的感觉，就像……就像刚刚听到歌声的时候。

“哟，这是哪里来的俊俏姑娘？”女子的声音甜如蜜糖，缭绕在周围，阿绾忽然见一道绯色身影掠至眼前，仿若一团燃烧的火焰。

“这么快就另有新欢了？看来我凝幽阁的云歌堂主果然俊逸风流，名不虚传哪。”女子掩口一笑，将嵌入枯树中的金簪拔出，重新戴入发间，“我适才还在担忧你是否会只顾着身边的佳人而无暇顾及及其他，这才试你一试，事实证明我果然是多虑了。”

“我们、我们不是——”

“不是的话，又怎会期期艾艾的？”男子想要辩解，却被她打断，“不过，你这新欢也真是生得俊俏，你说是她美呢，还是我美？”

男子毫不迟疑：“自然是漾花使美艳无双。”

那一刻，阿绾心里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“多日不见，你的嘴还是一样甜，可别人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说出的未必是真话。”漾花使嫣然一笑，忽然转向阿绾，“你说呢，小姑娘？是你美，还是姐姐我美？”

她离阿绾只有咫尺之遥，然而奇怪的是阿绾依然看不清她的面容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，莫不是姐姐的问题太过唐突，吓到你了？”她笑着问道，双手轻轻理着黛色绸缎一般的秀发。

一旁的白衣男子走上前来，挡在两个人之间，道：“漾花使不要再问这

个问题了，映水漾花，倾国倾城，这世间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”他神色从容，然而站在他身后的阿绾却分明看到他的右手已暗暗按上了腰间的剑。

“我……我看不清你的面容。”终于，阿绾照实回答。

“哦？看不清？那就算了，我也不强人所难了，延歌都快要急了。”她的手自发间放下，“今天我只是偶然路过这里，时间本是不多，要急着赶回去，就不再揶揄你们二人了。”

她的身手极快，话音未落，人已飘至荷塘的那一端了，霎时就融入沉沉夜色之中。

“好险。”看着她消失在视线边缘，男子的手从腰间的剑柄上放下，“幸好你刚才说了实话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她的面容，我真的看不清。”

“我也看不清。”他苦笑一声，“凝幽阁漾花使的面容，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看清？”

凝幽阁。这三个字使阿绾吃了一惊。

她曾听叔叔说起过，凝幽阁是现今武林最炙手可热的组织，执掌武林牛耳数十年。阁主身份成谜，不知身为什么人，座下有镜、花、水、月四大使者及祭司，俱是武功高强、姿容姣美的女子，但行踪隐秘，难以觅其踪迹。四使之下又有风逸、流云、墨香、微雨等十二堂，分管阁内各种事务，组织严密。

“漾花使性格捉摸不定，对容貌视之如命，碰到面容娇好的女子时，时常会问对方彼此谁更貌美的问题。如果你回答她美，她就会说你口无实言，因为她的身上施有离魅术，寻常人根本不可能看清她的容颜；如果你回答你美，她自然会恼怒，这两者的后果都不堪设想，唯有说实话才能令她满意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她淡淡道谢，转身欲走。

“欸，等等！”他叫住了她，语气忽然郑重起来，“相见即有缘，在下凝幽阁楚延歌，敢问姑娘芳名？”

她有些犹豫。

“我只随口问问，你如果不愿说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”话虽这样说，她却分明在他的眼底看到了一层隐约的失望。

“我叫……阿绾。”

“阿绾……很好听的名字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”

她反问：“那你又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？”

“我的名字？”他说，“我的名字是娘取的，娘才艺绝伦，尤善歌舞弹唱，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，其意曰‘延琴续曲，舞月歌风’。”

“‘延琴续曲，舞月歌风’，的确是个风雅的好名字。”她看着清冷的月色落在池面上，轻笑，“我叫阿绾，是因为一段往事。”

楚延歌知道不该再问，转了话题：“你家在哪里？天色已晚，你一个人在这荒颓之地多有不妥，不如——”

“小心身后！”

楚延歌背对着凤鸾池，没有看到身后的水里忽然出现了一抹幽蓝，那是鲛人的发，由中间向四下散开，宛若一朵漂在水面的花。无数滴水滴自其中飞掠而出，在月光下依稀可见微绿的幽光——那是剧毒的颜色。

“当心！”

楚延歌大喝一声，将身上的披风一把扯下掷往身后，同时飞身将阿绾扑倒，护在手下。

裂帛的声音在瞬间响起了千万次，而后沉寂无声。他的发丝垂下，轻拂在她的脸上。透过缝隙，她看到水里的那朵花幽幽地沉了下去。而不远处，他的披风落在地上，已是千疮百孔。

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。

“没事了。”她说。然而，身旁的人却什么也没有说。她吃了一惊，这才发现他的脸色苍白得可怕。

“没事了……”

他重复了一遍她的话，声音很轻很轻，仿佛还未出口就会散在风里。虚弱的笑容在苍白的脸颊上绽放开来，眼睛里笼着一层迷离的薄雾，缓缓地，闭上了。

冬日的风，仿佛从来都没有休止。

门窗虽已关得严实，却仍有冷风自缝隙内灌入。白衣男子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，已然沉沉睡去。阿绾立于一旁，神色凝重。

一个时辰前，楚延歌为救阿绾而受伤中毒，昏厥过去。这里处于荒僻之地，没有医馆，情急之下她将他带回了家中。

房内有熏香的味道，烛火微微跳跃着，照着着他的容颜。

先前由于是在夜里，她一直没有看清他的容颜。直到此刻她才发现，他竟是一个如此俊秀的男子，薄玉似的唇紧抿着，即使是在睡梦中，眉头依然是微蹙的。她唤了他几声，依旧没有回答。

炉中的熏香名曰浸月，味道芳香，有微毒，少量吸入可致人昏睡，几个时辰之内不会醒来。在这之前，她已经服下了解药。

阿绾掀开被子，缓缓解开楚延歌的衣带，将他的身子翻转过来。

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当他的背部呈现在眼前时，她依然吃了一惊。男子宽阔的背上有许多伤痕，但幸而没有伤及脏腑。

她将指尖搭在他的脉搏上，他的脉搏跳动开始紊乱，其中还隐藏着逐渐变弱的趋势。情况已刻不容缓，必须立刻将毒清除，否则他性命堪忧。

她蹙眉了片刻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寻来一块干净纱布覆在他的伤口上，然后缓缓地俯下身去。

阿绾的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着，带着微微的不安。但她无暇顾及这些，闭上眼，迫使自己忘掉现在身处的情景，只是轻轻地一下一下往外吸着伤口中的毒液。

“唔……”

楚延歌的喉间发出含混的低吼，身子轻微颤抖，双手紧抓着身下榻褥的边缘。虽然仍在昏睡中，看得出他依然在本能地克制着，不让自己因疼痛而发出叫喊或呻吟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她一定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坚强而隐忍的男子，就是片刻前那个戏谑地让她唤他“恩公”的人。

阿缩尽量将动作放得轻缓些，以减轻他的痛苦。终于，所有伤口中的毒素都已经清除干净，她漱了漱口，想拿些止血的药来敷在上面。谁料那毒药竟如此猛烈，她一起身就觉得头晕目眩，摔倒在地。

身后忽然传来了低低的惊呼，阿缩立即转身过去，看到楚延歌依然紧闭双眼睡着，这不过是一声梦呓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她强撑着站起来，为他的伤口上药、包扎，然后熄了浸月香，给沉睡中的人盖好被子。做完这些，她觉得筋疲力尽，头脑昏昏沉沉的，就走到屋外去透风。

没有想到，竟落了雪。

屋檐下挂着的灯笼散发着柔和的橘色光芒，给这寒冷的冬夜平添了一丝温暖。雪并不大，像是江南纤秀的小雪，在风中婀娜地舞着。树上有几只鸟雀，安静地停在枯枝上，一切都显得如此静谧，像一幅素色的水墨画。

然而，她的眼中，却有水雾氤氲。

叔叔……

阿缩抱膝坐在梨树下，抬头仰望着天际的落雪。困意一阵阵袭来，她靠着树，朦胧中想到了叔叔。

小时候，搬家对于叔叔与阿缩来说，是一件再也平常不过的事。

由于路途劳顿，他们不得不减少行李，幸而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带，大都只是些随身细软。然而有两样东西，叔叔却是视若珍宝，从不离身的。一样是一幅《红梅傲雪图》，另一样是一个桃花色的小瓶子。

每到达一个新的村庄，叔叔与阿缩都会居住在离村里人很远的地方，尽量少同他们往来，但尽管如此，依然麻烦不断。

从小时候起，阿缩就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，她能看到蒿草丛中像纸片一样薄的暗灵，能看到黑夜里河流中的鲛人。她将所看到的这一切说给叔叔听，叔叔微笑着听她讲完，然后说，阿缩，不要告诉别人。

她点点头。叔叔笑了，眼睛温和得像脉脉的月光一般。

叔叔虽有修为在身，身子却依然不佳，尤其在每月朔日那天。白天倒还好，到了夜晚，那痛楚就越发严重，眉间甚至萦绕着隐隐的黑气。这种痛

楚在子时达到最盛，因此每个朔夜叔叔都会出去，直到天明才回来，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阿绾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叔叔也从来不说。

小时候的阿绾时常问叔叔：“叔叔，为什么我们要搬家？”

“阿绾，你现在还小，以后再告诉你吧。”屋外花影浮动，叔叔独自在一树繁花之下立了很久，很久。

后来，他们搬了许多次家，阿绾每次都会这样问叔叔，而叔叔每次也总是这样回答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叔叔开始教给阿绾一些简单的咒语和术法，而她也终于明白了他的身份——渡魂师。

人死之后，形骸消亡，魂魄要去往无尘界轮回转世，然而有些灵魂由于种种原因迷失了方向，在阳世徘徊。渡魂师的任务就是为这些灵魂引领方向，将之渡往彼岸。

自从记事起，她就和叔叔生活在一起，他说他们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对于爹娘，阿绾完全没有印象。但她有时候会听叔叔提起她的娘亲，说她是一个多么美丽温婉的女子。

阿绾曾问过叔叔与她的娘亲是什么关系，那一刻，他眼中的光芒陡然一灿，却只是一瞬，仿佛亿万星辰映在深夜平静的海面，随即沉入了海底。

“知己故交。”他如是说。

雪夜里，阿绾靠坐在树下，神志模糊。枯枝上的鸟雀似是被什么惊到，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阿绾感到身前不远处的一角，那丛青竹里，似乎隐藏着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阿绾听到有脚步声轻轻响起，从竹丛深处出现，离她越来越近，最终在她身前停下。她努力地想睁开眼睛，然而身体却仿佛不受思维的控制，完全无能为力。

“真傻。”

周围极静，雪花簌簌而落的声音异常清晰。那个人的声音伴着雪花飘然而下，那样轻柔，又那样怜惜。

“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值得？”